

## 翻譯澳門：歷史中的知識網絡\*

傑佛瑞·C·岡恩 (Geoffrey C. Gunn) 著 吳玉嫻譯

**[摘要]** 澳門是亞洲最早出現並蓬勃發展中歐語言互譯的地方。追溯到澳門建城之初，歷史學家論述了中歐語言互譯在澳門出現並發展這一過程的幾個階段，從臨時聘用包括傳教士在內的通事開始，到近代成立作為政府部門一部分的翻譯官公所（1865），再到1915年成立第一所（正規）翻譯學校——譯學館。然而，在政府之外，一直到現在，有關澳門的知識生產都是由個人完成的，這些人中有漢學家、西方語言大師，也有業餘愛好者。因此，澳門可以作為翻譯研究的一個合適的試驗場（而翻譯研究本身就是一個處於多個學科交匯處的領域），也可以作為對貿易和治理的實際情況進行縱向研究的試驗場。考慮到中葡雙語政策已被寫入《澳門基本法》，本文試圖喚起人們對澳門歷史上知識網絡的關注，特別是對翻譯和口譯問題的關注。

**[關鍵詞]** 澳門 翻譯 中文 歐洲語言 翻譯從業者 知識網絡

澳門是亞洲第一個出現中歐語言互譯且蓬勃發展的地方，早在澳門建城之初，歷史學家就描述了這一過程的幾個階段。歷史學家普遍認為，第一階段始於臨時僱用通事（*jurubacas*）或翻譯家（如下文所述），其中也包括傳教士。另據瞭解，隨着作為政府部門一部分的翻譯官公所的成立（1865），澳門的中歐語言互譯在近代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並於1915年成立了第一所（正規）翻譯學校——譯學館。其他發展階段在隨後陸續展開，尤其是在歷史性的澳門回歸之前。然而，在政府之外，一直到現在，有關澳門的“知識生產”都是由個人完成的，他們有些是漢學家，有些是西方語言大師，這代表了另一個階段。因此，澳門可以作為翻譯研究的一個合適的試驗田（而翻譯研究本身就是一個處於多個學科交匯處的領域），也可以作為對貿易和治理的實際情況進行縱向研究的試驗田。考慮到《澳門基本法》規定的中葡雙語並存的社會情況，本文試圖喚起人們對澳門歷史上知識網絡的關注，尤其是對翻譯和口譯問題的關注。

翻譯看似不言自明，但如果更深入地專注於“翻譯研究”上，則知其未必如此。“翻譯研究”本身就是一個處於多個學科夾縫中的領域。正如葡萄牙社會學家保羅·卡斯特羅·塞克薩斯（Paulo Castro Seixas）所解釋的那樣，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翻譯的概念”也進入了文化研究、女權和性別研究、種族和後殖民研究以及文化分析中的人類學思考

\* 本文係“第七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

作者簡介：傑佛瑞·C·岡恩（Geoffrey C. Gunn），日本長崎大學名譽教授、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客席教授。

譯者簡介：吳玉嫻，廣東省科技幹部學院、歷史學博士。

中。<sup>①</sup>正如塞克薩斯進一步解釋的那樣，當文化被定義為一個開放的過程時，翻譯就是核心所在，可以理解為“移民社群和反移民社群”。為了說明這一點，塞克薩斯從西方社會理論家那裏引入了一系列例子，如“東方主義”、<sup>②</sup>關於文化闡釋、<sup>③</sup>“移民社群和反移民社群”、<sup>④</sup>“多點敘事”、<sup>⑤</sup>“旅行”、<sup>⑥</sup>“聯繫區”、<sup>⑦</sup>“斷裂與連接”。<sup>⑧</sup>因此，塞克薩斯解釋說，身份認同也越來越多地被理解為“前沿”和“介於兩者之間”、<sup>⑨</sup>“中介”和“混雜”、<sup>⑩</sup>以及“文化中介”，<sup>⑪</sup>其中個人和群體視其為處於至少兩種既相互衝突又模稜兩可的價值觀之間。這就產生了一種文化模式，即被定義為“第三空間”的文化模式；<sup>⑫</sup>或曰“其他空間”或“異托邦”；<sup>⑬</sup>或為“橋樑空間”、<sup>⑭</sup>“第三文化”、<sup>⑮</sup>“融合主義”、<sup>⑯</sup>“世界政治”等等。在此，筆者在《第一次全球化》（*First Globalization*）中特別以澳門語言的克里奧爾化（creolization）為例，對把全球化僅僅當作西方化這一簡單化概念提出了質疑。<sup>⑰</sup>塞克薩斯明確地提到了東帝汶的人類學世界，他通過社會理論對翻譯理論進行的全景式調查，與澳門自身著名的“第三地”地位這一情況沒少相關——至少在遊客和其他人眼中是如此——即使澳門與東南亞小國存在文明差異。

接下來，筆者與其他研究者一樣，將從後殖民的角度回顧有關澳門翻譯學的開創性研究，前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校長高曼娜（Maria Manuela Gomes Paiva）進行了相關研究。<sup>⑱</sup>高曼娜雖然承認詹姆斯·霍姆斯（James S. Holmes）首次提出的翻譯研究理論，<sup>⑲</sup>但她將斯蒂芬·博切納（Stephen Bochner）的《中介人與文化認同》（*The Mediating Person and*

<sup>①</sup> Seixas, Paulo Castro. “Translation in Crisis, Crisis as Translation,” *East Timor: How to Build a New Nation in South-east Asia in the 21<sup>st</sup> Century?* edited by Frédéric Durand and Christine Cabasset-Semedo, Carnets de l’Irasec, 2009, pp. 65-80.

<sup>②</sup> Said, Edward W. *Orientalism*. Pantheon Books, 1978.

<sup>③</sup> Geertz, Cliffor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Basic Books, 1973.

<sup>④</sup> Hall, Stuart.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Jonathan Rutherford, editor.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awrence & Wishart, 1990, pp. 222-237.

<sup>⑤</sup> Marcus, George E. “Ethnography in/of the World System: The Emergence of Multi-Sited Ethnograph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24, no. 1, 1995, pp. 95-117.

<sup>⑥</sup> Clifford, James.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1989.

<sup>⑦</sup> Pratt, Mary Louise.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Routledge, 1992.

<sup>⑧</sup> Appadurai, Arjun.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sup>⑨</sup> Hall, Stuart.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Jonathan Rutherford, editor.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awrence & Wishart, 1990, pp. 222-237.

<sup>⑩</sup> Bhabha, Homi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Routledge, 1994.

<sup>⑪</sup> Hannerz, Ulf.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 Culture, People, Places*. Routledge, 1996.

<sup>⑫</sup> 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1.

<sup>⑬</sup> Michel Foucault, “Of Other Spaces.” *Diacritics*, vol. 16, no. 1, 1986, pp. 22-27.

<sup>⑭</sup> Del Valle, Teresa. *Andamios para una Nueva Ciudad: Lecturas desde la Antropología Feminista*. Universitat de València, 1997.

<sup>⑮</sup> Featherstone, Mike.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Sage, 1990.

<sup>⑯</sup> Canevacci, Massimo. *Sincretismos: Exploração das Híbridas Culturais*. Studio Nobel, 1996.

<sup>⑰</sup> Gunn, Geoffrey C. *First Globalization: The Eurasian Exchange, 1500-1800*.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

<sup>⑱</sup> Paiva, Maria Manuela Gomes. *Encontros e Desencontros da Coexistência: O Papel do Intérprete-tradutor na Sociedade de Macau*. Livros do Oriente, 2004; Paiva, Maria Manuela Gomes. *Traduzir em Macau: Ler o Outro - Para uma História da Mediação Linguística e Cultural*. Dissertação de Doutoramento em Estudos Portugueses Especialidade de Estudos de Tradução Orientador, Universidade Aberta Lisboa, 2008.

<sup>⑲</sup> Holmes, James S.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Holmes, James S. *Translated! 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Rodopi, 1972/1988, pp. 67-80.

*Cultural Identity*) 一書中提出的文化中介人概念作為出發點。<sup>①</sup>如高曼娜所言：“幾個世紀以來，由法學家、語言學家、口譯員和筆譯員以及傳教士（主要是耶穌會傳教士）所領導的語言、社會和文化中介，對於建立一個多語言和多文化的社會以及不同社區和文化的和平共處至關重要。”根據這一框架，高曼娜展示了口筆譯人員如何在澳門發揮語言和文化中介的作用，因為他們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必須掌握這兩個世界的技能。<sup>②</sup>這是對翻譯的文化主義解讀，筆者也將試圖對其進行批判。近年來，對翻譯政策的研究進展迅速，韓麗麗等的研究對此進行了總結，並提出了相關階段的劃分和分析。<sup>③</sup>

正如高曼娜所宣稱的，澳門官方翻譯發展過程的第一階段從澳門建城（1557）開始，直至《澳門通官、通事暨蕃書章程》（*Regimento da Lingua da Cidade e, dos Jurubaças Menores e Escrivaens*）（1627）出台。據解釋，這是一份旨在規範語種、語言和語言專家（即口頭和書面交流專家）活動的文件；第二個階段始於1865年10月9日《澳門憲報》發佈法令設立翻譯官公所；第三個時期從1865年至1915年，根據1915年7月22日的敕令，“譯學館”（*Escola da Língua Sínica*）成立，隸屬於譯務署（*Repartição do Expediente Sínico*）。<sup>④</sup>

不過，高曼娜並未試圖解釋20世紀餘下大部分時間和回歸時期的翻譯研究。這為現代澳門的翻譯研究留下了很長的空白。為此，筆者同意韓麗麗等的觀點，即我們應通過增加多個語言時期或階段，將翻譯（政策）研究推進到現在。<sup>⑤</sup>就筆者而言，筆者加入了一個由傳教士翻譯啟動的額外階段，就像英國東印度公司編纂字典一樣，這對促進翻譯研究的各種進步都至關重要，而澳門當然也是在中國發起出版革命的主要重心。<sup>⑥</sup>我們也同意，1915設立的譯學館是一個獨特的階段，然而，該館應未能在戰時持續地開展工作（直到其1976年解散）。無論如何，澳門精英的“斡旋”作用得到了很好的證實。這一階段的高潮是多語言的興起，雙語甚至三語出版物也隨之出現。最後一個階段應是1976年澳門的行政重組（第1/76號法律《澳門組織章程》將權力集中於總督），我們也不應忽視葡萄牙人在回歸前的調整和政治活動，以保留葡萄牙語在文化（如果不包括行政管理）方面的首要地位。

“知識網絡”（*knowledge networks*）需要定義和定位，尤其是在文明重疊的地方。顯然，耶穌會的知識網絡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知識網絡不盡相同，也與中國王朝的地方吏治

<sup>①</sup> Bochner, Stephen, editor. *The Mediating Person: Bridge between Cultures*. G. K. Hall, 1981.

<sup>②</sup> Paiva, Maria Manuela Gomes. *Traduzir em Macau: Ler o Outro - Para uma História da Mediação Linguística e Cultural*. Dissertação de Doutoramento em Estudos Portugueses Especialidade de Estudos de Tradução Orientador, Universidade Aberta Lisboa, 2008.

<sup>③</sup> Han, Lili, and Nan Yang. “Remapping the Translation Policies in China: Contributions from Macau.” *Asian-Pacific Journal of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vol. 7, no. 1, 2022.

<sup>④</sup> Paiva, Maria Manuela Gomes. *Traduzir em Macau: Ler o Outro - Para uma História da Mediação Linguística e Cultural*. Dissertação de Doutoramento em Estudos Portugueses Especialidade de Estudos de Tradução Orientador, Universidade Aberta Lisboa, 2008.

<sup>⑤</sup> Han, Lili, and Nan Yang. “Remapping the Translation Policies in China: Contributions from Macau.” *Asian-Pacific Journal of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vol. 7, no. 1, 2022.

<sup>⑥</sup> Reed, Christopher A. *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76-1937*.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2004.

知識網絡不盡相同。但在所有情況下，我們都能觀察到一些群體——學者、商人等被某些價值觀和利益所束縛，他們共用的知識體系往往跨越學科界限，從來都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不斷發展的，不僅僅是詩學和文學以外的深奧知識，而且還有行政管理和商業等方面的應用知識。“知識網絡”在馬克思主義理解的內部和外部不斷演變，對馬克思和恩格斯來說，知識來自世界或經驗，並接受實踐的檢驗，對經驗主義者來說，知識來自感官或頭腦中與生俱來的東西。

毫無疑問，在澳門這樣的文化背景下，這種理解是最基本的，但這種框架忽略了國家的作用，尤其是殖民國家。將翻譯提升為政府的一個部門，從而在其與中國的雙邊關係中，尋求將語言及其翻譯作為一種關鍵的調解工具，這種情形特別體現在中英處理香港問題之時。但是，由於翻譯是作家、詩人和其他業餘愛好者的一種生活方式，這種文化間的密切接觸也導致了雙方各自的“知識生產”和傳播，而這種情況仍在繼續。在《澳門基本法》中，語言也不會被忽視，尤其是澳門的法律是用葡萄牙文編撰的，直到 1990 年代或更晚才開始翻譯。

概括地說，在本章中，筆者試圖檢視甚至質疑澳門語境中的翻譯概念：1) 主要是文化交流或中介行為；2) 將翻譯視為工具性的或國家授權的，如收集政治情報，或在更良性的意義上服務於公共行政的信息需求；3) 將翻譯視為學術意義上的知識生產。下文將結合翻譯，勾勒澳門知識網路的歷史發展，但與強調文化交流的理論相反，本文同樣試圖強調國家——尤其是殖民國家在利用翻譯進行管理和治理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 一、第一階段：始於十六世紀的通事 (Jurubaças) / 傳教士 / 語言

按照高曼娜的說法，第一時期從澳門建城（1557）開始，直到《澳門通官、通事和番書章程》（1627）為止。<sup>①</sup>我們還記得，葡萄牙最早的船隊於葡萄牙人在澳門半島永久定居十年前就已抵達中國沿海。其中包括 1517 年 9 月從麻六甲出發，在廣州外海出現的由皮雷斯（Fernão Peres de Andrade）率領的船隊。1542 年，葡萄牙冒險家也從浙江出發而發現了日本。<sup>②</sup>由於麻六甲本身就是南洋中國船隻經常出沒的前哨，舊麻六甲的華人一部分是福建僑民，並不都是廣東人。他們被稱為通事（jurubaças）（一個馬來語複合詞，*juru* 意為專家、*baças* (*bassa*) [*Bahasa*] 意為語言，*jurubaças* 因此是語言專家之意）。<sup>③</sup>他們可能是當地出生的精通馬來語的“巴巴”（*baba*）華人，也可能是 1511 年葡萄牙人征服麻六甲

<sup>①</sup> Paiva, Maria Manuela Gomes. *Traduzir em Macau: Ler o Outro - Para uma História da Mediação Linguística e Cultural*. Dissertação de Doutoramento em Estudos Portugueses Especialidade de Estudos de Tradução Orientador, Universidade Aberta Lisboa, 2008.

<sup>②</sup> Gunn, Geoffrey C. *Encountering Macau: A Portuguese City-state on the Periphery of China, 1557-1999*. Westview Press, 1996, pp.13-15.

<sup>③</sup> According to the *Kamus Dewan* or the official Malay dictionary, “*jurubahasa*” means “*orang yg menterjamahan kata-kata atau percakapan orang lain*” (person who translates words or speech of other persons). Today in Malay we have such compounds as “*jurukamera*” (photographer); “*juruelektrik*” (electrician).

後加入的當地克里奧爾化社會的一部分人，他們自己也掌握了“貿易”馬來語口語。正如筆者在《第一次全球化》一書中所解釋的，克里奧爾語是在正式場合之外學習並口口相傳的口語。<sup>①</sup>這就是說，某種克里奧爾化的馬來語可能是麻六甲葡萄牙人和華人的通用語言，在專門的語言階級或操華語的葡萄牙人出現之前的中間時期傳到中國沿海，隨着被操廣東話的語言專家取而代之，馬來語變得無關緊要。<sup>②</sup>根據韓麗麗等研究中所引用的李楚成和湯翠蘭的說法，直到19世紀30年代的大約一百年間，通事們的“蹩腳”葡語逐漸演變成澳門葡皮欽語，成為了包括廣州在內的中葡貿易界的通用語言。<sup>③</sup>但我們也可以說，作為第一代接觸語言的“葡皮欽語”在後代人的口中也演變成了“克里奧爾語”，從而實現了語言上的“第三空間”。<sup>④</sup>

### （一）傳教士翻譯

早在第一批耶穌會傳教士抵達澳門並到達肇慶之後，利瑪竇（Matteo Ricci）和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就編纂了一部《葡漢辭典》（*Dicionário Português-Chinês*），這是第一部歐洲語言的詞典，他們為此開發了一套用拉丁字母轉寫中文的系統。這份手稿被誤放在羅馬耶穌會檔案館，直到1934年才被重新發現，2001年才出版。不過，這只是手稿，而不是印刷品，陸若漢（João Rodrigues）的著名葡日詞典和他的 *Arte da Lingoa de Iapam*（1604年至1608年在長崎出版，共三卷，其他版本於1620年在澳門出版）一樣。此外，筆者還在《第一次全球化》一書中對耶穌會士經營的長崎和澳門出版社進行了詳細闡述。<sup>⑤</sup>其他用歐洲語言編纂的漢語詞表和詞典在幾個世紀中隨着傳教事業繼續編製，但仍未進入印製階段，如下文提到的19世紀初的莫里森詞典和貢薩爾維斯詞典。高曼娜的討論似乎還迴避了關於澳門印刷革命以及清代澳門官志的翻譯問題，筆者將在下文中努力加以闡述。

### （二）清代澳門地方衙門檔案（1693 – 1886）

在與清朝打交道的過程中，中葡關係似乎進入了一個較為緊張的時期，雙方通信數量也在不斷增加，因此，早在澳門政府成立專門的翻譯部門之前，就需要制定一種新的翻譯標準。但是，是誰實現了這一高水平的翻譯？由於時間跨度較長（1693 – 1886），我們需要進行更多的研究，但筆者認為，我們可以將雙方的首批翻譯人員稱為語言者（*linguas*）

<sup>①</sup> Gunn, Geoffrey C. *First Globalization: The Eurasian Exchange, 1500-1800*.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 p. 259.

<sup>②</sup> Braga, J. M. “Interpreters and Translators in Old Macao.” In *Proceedings of the Congress of East Asian Historians at Hong Kong*. Hong Kong, 1964; Flores, Jorge Manuel. “Comunicação, Informação e Propaganda: Os ‘Jurubaças’ e o uso do Português em Macau na Primeira Metade do Século XVII.” in *Encontro Português - Língua de Cultura-Actas*. IPOR, 1993, pp. 107-121.

<sup>③</sup> Li, David Chor-Shing, and Choi-Lan Tong. “A Tale of Tw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The State of Multilingualism in Hong Kong and Macao.” *Language Diversity in the Sinophone World: Historical Trajectories, Language Planning, and Multilingual Practices*, edited by Henning Klöter and Märten Söderblom Saarela, Routledge, 2020, pp. 142-163, cited in Han, Lili, and Nan Yang. “Remapping the Translation Policies in China: Contributions from Macau.” *Asian-Pacific Journal of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vol. 7, no. 1, 2022.

<sup>④</sup> Valadez, Mario Gómez. “Between Linguistic Walls and the Third Space: The *Jurubaças*’ Identity and Their Role in Sino-Portuguese Negotiations after the 1622 Dutch Attack.” *Review of Culture*, no. 25, 2008, pp. 21-35.

<sup>⑤</sup> Gunn, Geoffrey C. *First Globalization: The Eurasian Exchange, 1500-1800*.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 pp. 88-92.

或語言專家 (language specialist)。這不是像通事 (jurubaças) 那樣的口譯實踐，而是一種翻譯行為。在這一討論中，“清代澳門地方衙門檔案 (1693 – 1886)” 的“發現”不應被忽視，特別是鑑於近年來澳門對這一文獻集的大量發掘，以及辛耀華 (Isaú Santos) 和劉芳、薩安東 (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金國平和吳志良等的研究。<sup>①</sup>我們很幸運，這些檔案在 19 世紀末被移交給葡萄牙里斯本的格拉薩聖母院 (Senhora da Graça Convent) 保管，現存於葡萄牙國家檔案館 (東波塔檔案館) (Torre do Tombo)。<sup>②</sup>

根據葡萄牙國家檔案館的一份聲明，“中葡檔案”由 3,600 份文件組成，主要是 18 世紀中葉至 19 世紀中葉的文件。這些文件是中國廣東當局與葡萄牙澳門當局之間的官方信件，用中葡兩種文字書寫。這些藏品中還包括一些非政府記錄。這些記錄證明了其重要性，它們涉及的主題包括經濟和貿易問題、基督教傳教活動、航運以及澳門與亞洲和歐洲國家之間的外交關係。它們還包括澳門內部的活動，如城市發展、工農業發展和貿易。總體而言，它們是瞭解西方在中國進行殖民擴張時期清廷政策的重要原始資料來源。當中，究竟是哪些人被分配了去承擔這些翻譯任務？雖然這還需要更多的研究，但很明顯地他們是來自中葡雙方的官方人員。

## 二、第二階段：十九世紀澳門的印刷革命與翻譯

早在 19 世紀初，澳門就與亞洲的印刷革命聯繫在一起，當時，英國印刷工湯姆森 (Peter Pering Thoms) 在澳門手工排印了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的中文字典。為了取得這些成果，湯姆森不得不僱用經過正式學習或培訓的中國助手，使用錫合金切割兩種偏旁部首的中文字體。這項事業的巔峰之作無疑是由東印度公司出資印刷的馬禮遜三部中文字典。第一部分分別於 1815 年、1822 年和 1823 年印刷，第二和第三部分分別於 1820 年和 1822 年出版，全部使用中國紙張。<sup>③</sup>天主教教會進行翻譯的情況也是如此，如江沙維 (Joaquim Afonso Gonçalves) 在聖若瑟修院印刷機上製作的葡漢詞典。19 世紀初以前，所有葡漢詞典都是手抄本。<sup>④</sup>

澳門作為 19 世紀初推動字典製作和印刷的主要地點，並不是沒有原因的。馬禮遜字

<sup>①</sup> Santos, Isaú, and Fong Lau. *Chapas Sínicas: Macau e o Oriente nos Arquivos Nacionais Torre do Tombo*. Instituto Cultural, 1997; Saldanha, António Vasconcelos de, Wu Zhiliang and Jin Guo Ping, “As ‘Chapas Sínicas,’ a História de Macau e as Seculares Relações Luso-Chinesas.” *Administração*, vol. XVII, no. 66, 2004; Jin, Guoping, Wu Zhiliang, *Correspondência Oficial Trocada Entre as Autoridades de Cantão e os Procuradores do Senado. Fundo das Chapas Sínicas em Português (1749-1847)*. Fundação Macau, 2000.

<sup>②</sup> “Chapas Sinica Official Records of Macao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1693-1886),” MOWCAP Archive, accessed 18 December 2022, <https://en.unesco.org/memoryoftheworld/registry/273>, see also Torre do Tombo, <https://digitalq.arquivos.pt/details?id=4625280>.

<sup>③</sup> Morrison, Robert.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五車韻府》). Macao, China: Printed at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by P. P. Thoms, 1819-1820; Morrison, Robert.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English and Chinese*. Printed at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by P. P. Thoms, Macao, China, 1822; Morrison, Robert.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廣東省土話字彙》). Printed at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by G. J. Steyn, Macao, China, 1828, (In 3 parts: Part 1: English and Chinese; Part 2: Chinese and English; Part 3: Chinese words and phrases).

<sup>④</sup> Paiva, Maria Manuela Gomes. *Traduzir em Macau: Ler o Outro - Para uma História da Mediação Linguística e Cultural*. Dissertação de Doutoramento em Estudos Portugueses Especialidade de Estudos de Tradução Orientador, Universidade Aberta Lisboa, 2008, p. 97.

典是由倫敦傳道會（LMS）和英國東印度公司（其地區總部設在印度加爾各答的威廉堡）共同贊助的。在此期間，英國殖民機構積極贊助編纂和出版印度語言的詞表和詞典，這是殖民政權和英國商界進行管治所必需的。不容忽視的是，英國人在塞蘭波（Serampore，加爾各答附近）的基地，也為他們覬覦西藏的陰謀而尋找漢語專家和詞典。塞蘭波第一階段中文印刷出版的一本書，是用孟加拉紡織工人雕刻的木版印刷漢字的作品，他們雕刻的木版被用來在花布上印刷圖案。第二階段始於1813年，譯者約書亞·馬什曼（Joshua Marshman）印刷了《孔子著作，其中包含原文和譯文》（*The Works of Confucius; Containing the Original Text, with a Translation*）（第一卷）。該書前附有一篇關於中國語言和文字的論文（塞蘭波，傳教士出版社印刷，1809年）。

在中國沿海的英國商人也有同樣的需求。雖然這家公司不是一家傳教企業，但它肯定支援馬禮遜的雄心壯志，成為了翻譯項目的主要經濟贊助商。詳情可查閱印度檔案局的檔案。我們已經對這一主題進行了深入研究，但在下文中，我的研究重點是該項目的主要印刷者彼得·佩林·湯姆森，尤其是他本人如何成為了一名頗具同理心的中文翻譯者。

#### （一）彼得·佩林·湯姆森（Peter Perring Thoms）和榮譽東印度公司出版社

彼得·佩林·湯姆森（Peter Perring Thoms，1790—1855）是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澳門的印刷工，他的工作成果遠遠超出了印刷工的官方身份，他印刷的字典具有開創性意義。值得注意的是，他還是一位自學成才的漢學家、作家、粵語翻譯家，並在倫敦向世界讀者介紹了中國文學和印刷遺產。他的貢獻常常因為與馬禮遜一起而被忽視。正如夏頌（Patricia Sieber）在一篇長文中所說，湯姆森塑造了“一種以中國為中心的漢學，它不能輕易地被歸入國家主義和其他具有工具形式的東方主義”。<sup>①</sup>

1814年9月4日，湯姆森來到澳門，他的到來不僅對澳門學和中國學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而且對中國沿海印刷資本主義的未來發展方向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湯姆森很快就開始印刷大約二十種中英文雙語書籍。湯姆森協助巴克斯特公司（Thoms & Baxter）工作，是英國最早和領先的立體印刷公司之一，湯姆森在澳門東印度公司的印刷廠工作了12年，在此期間他掌握了一定的中文口語和書寫知識。他不僅與馬禮遜合作將活字印刷術應用於中文印刷，還協助這位新教傳教士漢學家先驅將多部作品翻譯成中文。他排印的其他雙語作品包括馬禮遜的《廣東省土話字彙》（*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於1837年在澳門東印度公司出版社出版的《福建方言詞典》（*Dictionary of the Hok-kèè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也使用了相同的字體。<sup>②</sup>

湯姆森與旅居廣州的馬禮遜分工，湯姆森負責書寫漢字，並僱用葡萄牙人（或土生葡人）進行切割（因為中國當局最初不允許當地人切割）。為了繼續工作，湯姆森還從印度

<sup>①</sup> Sieber, Patricia. "Universal Brotherhood Revisited: Peter Perring Thoms (1790-1855), Artisan Practices, and the Genesis of a Chinacentric Sinology." *Representations*, vol. 130, no. 1, 2015, pp. 28-59. DOI: 10.1525/rep.2015.130.1.28.

<sup>②</sup> Medhurst, Walter Henry. *A Dictionary of the Hok-kèè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rinted at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Macau, 1832; Kuzuoglu, Ulug. *Codes of Modernity: Infrastructures of Language and Chinese Scripts in an Age of Global Information Revolution*. 2018. Columbia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2018, p. 119.

請來了外來學徒。1819年，印度政府向澳門派遣了兩名受過專門訓練、精通中文活字印刷術的印度活字刻印工人前往澳門，專門為東印度公司工作（至少在他們因明顯不稱職而被解僱之前是這樣）。<sup>①</sup>

## （二）湯姆森和翻譯

正如夏頌所言，與東印度公司的精英階層或者像馬禮遜這樣的傳教士形成鮮明對比，後者常常把中國人視為需要說服或轉變信仰以謀求經濟或道德利益的對手。而湯姆森則依賴華人工人的專業知識、合作精神和勇氣，以使詞典在實用和美學層面都取得成功。因此，湯姆森並不把中國的活字刻版工人視為“廉價勞動力”或潛在的皈依對象，而是尊重他的華人工人，把他們視為在創作具有美學價值的中文印刷品方面的最高專家。<sup>②</sup>總之，湯姆森公然反對中國士大夫階層和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精英階層所宣導的社會階層化。<sup>③</sup>正如夏頌所言，湯姆森不僅不願離開中國，而且成為英國帝國主義的堅決批評者，熱情地為普通中國人發聲，無論是在文字作品中、在他展示作品的世博會上，還是在個人交往中，直至他於1855年去世。夏頌宣稱，湯姆森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是“19世紀中葉英國受過教育的工人階級和激進圈子中最引人注目的漢學家”。<sup>④</sup>

## 三、第三階段：澳門譯務署時期

由於澳門迫切地需要一個組織來處理華人事務，特別是處理與清朝當局的關係，1865年7月，澳葡政府成立了一個華語翻譯機構（um Corpo de interpretes da lingua Cinica），<sup>⑤</sup>1877年，澳門總督頒佈訓令，頒佈實施《澳門華政衙門章程》，規定其中一個部門為譯務科（Secção do Expediente Sínico），由一名一等翻譯、一名二等翻譯和兩名學生翻譯組成。根據《澳門地捫憲報》（1886年3月22日）的說法，譯務科根據1885年11月2日的法令改組並升格為譯務署（Repartição do Expediente Sínico）。<sup>⑥</sup>它的第一任主任是伯多祿（Pedro Nolasco da Silva），任職於1885年至1892年，他本人還著有一部關於中國語言的著作，即《實用中國語法》（*Grammatica Pratica da Língua Chinezca*, 1886）。<sup>⑦</sup>

<sup>①</sup>“L. S. to the Secretary to the Managers of the Lower Orphan Asylum - Requesting the Report of the Sentiments of the Managers Regarding Two Boys to be Instructed in the Art of Chinese Type Cutting in Order to be Sent to Macao as Tupe Cutters to the Honble Companys Press there.”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 PR\_000001848144 File No.: O. C., 13 May, No. 18.

<sup>②</sup>Sieber, Patricia. “Universal Brotherhood Revisited: Peter Perring Thoms (1790-1855), Artisan Practices, and the Genesis of a Chinacentric Sinology.” *Representations*, vol. 130, no. 1, 2015, pp. 33.

<sup>③</sup>Sieber, Patricia. “Universal Brotherhood Revisited: Peter Perring Thoms (1790-1855), Artisan Practices, and the Genesis of a Chinacentric Sinology.” *Representations*, vol. 130, no. 1, 2015, pp. 39.

<sup>④</sup>Sieber, Patricia. “Universal Brotherhood Revisited: Peter Perring Thoms (1790-1855), Artisan Practices, and the Genesis of a Chinacentric Sinology.” *Representations*, vol. 130, no. 1, 2015, pp. 47.

<sup>⑤</sup>Han, Lili, and Nan Yang. “Remapping the Translation Policies in China: Contributions from Macau.” *Asian-Pacific Journal of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vol. 7, no. 1, 2022.

<sup>⑥</sup>Paiva, Maria Manuela Gomes. *Traduzir em Macau: Ler o Outro - Para uma História da Mediação Linguística e Cultural*. Dissertação de Doutoramento em Estudos Portugueses Especialidade de Estudos de Tradução Orientador, Universidade Aberta Lisboa, 2008, pp. 129-131.

<sup>⑦</sup>Nolasco da Silva, Pedro. *Grammatica Pratica da Língua Chinezca*. Macau: Typographia do Correio Macaense, 1886.

它的使命有六個方面：

1) 將中文文件翻譯成葡文，或將葡文文件翻譯成中文，無論是與中國關係有關的文件，還是與澳門公務有關的文件。

2) 在總督提出要求時，為其提供傳譯員，以便進行廣東話及普通話的口頭翻譯。

3) 在總督作出決定的情況下，向澳門以外的服務委員會委派中文傳譯員。

4) 向其他政府機構提供傳譯員，負責翻譯中國文字；向任何需要中國官員出席的部門派遣口譯員，負責口頭翻譯。

5) 將來自中國當局的公函原件和中文副本以及所有未在《政府公報》上發表和未在其他部門存檔的文件的中文版存檔。

6) 翻譯將在《政府公報》上發表的文件並審查其排版校樣。

根據該法令，一等翻譯必須完全掌握書面中文、普通話和廣東話，以及法語和英語。二等學習翻譯官必須完全掌握書面中文和廣東方言。中國學者也應具備教授普通話的資格，二等翻譯在進入教科局後的前三年每學期都必須參加考試。澳葡政府授權資助希望進入該局工作的個人進行書面中文學習。

在葡萄牙君主制和清朝統治的最後幾年裏，儘管翻譯部門的任職資格要求非常苛刻，但該部門還是受到了澳門當地媒體的質疑。高曼娜解釋說，1909年3月14日的《新生活》（*Vida Nova*）週刊分三部分發表了一篇題為“漢學翻譯官”（*Intérpretes Sinólogos*）的長篇文章，專欄作家在文章中質疑了有關譯員的培訓、能力、地位，簡而言之，質疑了有關口譯員—翻譯員，以及譯務署的整個政策。文章指出，在官方談判中，“一個真正優秀的翻譯員不僅要盡可能掌握口頭和書面語言，還必須熟悉中國人的思維和情感，包括經典著作”，並指出，許多談判的成功甚至取決於在特定時刻可能出現的經典著作或各種法律書籍中的引文，文章接着說，“葡萄牙語翻譯員不是簡單的翻譯。你們的義務不僅限於將中文翻譯成葡文，反之亦然……翻譯員經常被傳喚到司法法庭，討論天朝（*Celeste Imperio*）的習俗和法律……駐華公使和領事也擔任‘漢學翻譯官’的角色，他們對中國人所考慮的習慣、風俗和法律的各種問題有着充分的瞭解”（《澳門新鏡報》，1909年3月24日）。<sup>①</sup>

#### 四、第四階段：譯學館的興起

1905年王家法令欲設立了一所華語翻譯學校，然而，該校直到1915年才開始運作，其名為譯學館（*Escola da Língua Sínica*）。它的運作可能並不符合現代公務員任命的嚴格標準，但我們可以從公佈的章程等資料中看到，招聘是通過考試進行的，並根據學者的成績進行排名。正如韓麗麗等所描述的，以該校的出現為標誌的新階段“可被視為歷史上最

<sup>①</sup> *Vida Nova*, cited in Paiva, Maria Manuela Gomes. *Traduzir em Macau: Ler o Outro - Para uma História da Mediação Linguística e Cultural. Dissertação de Doutoramento em Estudos Portugueses Especialidade de Estudos de Tradução Orientador*, Universidade Aberta Lisboa, 2008, pp. 137-139.

系統、最有組織的中葡翻譯培訓”。當時的各種民間媒體出版物由澳門社會精英人士主導，推廣多語言實踐。他們還為這一時期（20 世紀 40 – 50 年代）發行了幾種雙語出版物。在實踐中，該校教授中文和中國古典文學，並招收講葡萄牙語的澳門中學畢業生。學校設有二級翻譯班（1915 – 1946 年 5 年制，1946 – 1976 年 4 年制）和一級翻譯班（1915 – 1976 年 2 年制）。這兩個課程都提供漢語口語和書面教學，不僅有粵語，還有普通話。總體而言，雖然澳門精英階層擁抱多語言主義，以葡萄牙語為主的機構單語主義仍然佔據主導地位，偶爾和臨時翻譯成其他“少數”語言。<sup>①</sup>

該校在 20 世紀 40 年代和戰後幾十年間曾經中斷，1976 年恢復，並由第 47/76/M 法令將其改為專科學校。在韓麗麗等的高度概括性的文章中，缺少了在漫長的戰爭歲月中教育進步（和倒退）的部分。在那段歲月中，許多學校從廣州搬遷來澳，用普通話教授民族主義課程。筆者不同意將學校在戰時和戰後時期的三十年間斷說成是一個時期或階段。也許，更好的做法是確實個別作者和身份在翻譯中的角色和作用。其中應包括在戰爭期間和戰後初期掌握澳門經濟命脈的佩德羅·羅保（Pedro José Lobo）和 20 世紀 60 – 90 年代的何賢和崔樂其，與其他政界和商界人士相比，是最活躍的官方文化經紀人兼翻譯。

為了說明譯務署是如何運作的，或至少說明它在翻譯方面優先考慮哪些活動，我從澳門檔案館民政廳的檔案中摘錄了一些例子，以此讓我們一窺從 1892 年到 20 世紀澳門官方層面的翻譯工作。

（1）Tradução de vários artigos publicados nos jornais chineses de Cantão [廣州中文報紙上發表的幾篇文章的譯文]。<sup>②</sup>從這份檔案中，我們不僅瞭解到廣州報紙出版印刷革命的來臨，還瞭解到澳葡當局已經開始關注報紙這一信息來源，用來為口頭資料、正式的外交及官方管道作補充，這些翻譯在 1999 年澳門回歸前都是重要的信息來源。

（2）Mapas do movimento de tradução da Repartição de Expediente Sínico [譯務署的翻譯活動地圖]。<sup>③</sup>這份文件不僅標誌着一個專門負責翻譯工作的政府機構的誕生，而且詳細介紹了其活動內容。

（3）Regulamento da Escola da Língua Sínica《澳門譯務署譯學館章程》（1915）。重要的是，這份檔案揭示了專門為澳門官方部門教授翻譯基礎知識而設立的學校。學校制定了標準、規則，並根據技能和經驗，按照標準官方程序確定職級和工資。

（4）Tradução e anotação do livro “Cuoc Man Cau Fo Su”, feito pelo chefe da Repartição do Expediente Sínico, José Vicente Jorge e oferecidas ao Governo da Província[《國文教科書》（*Cuoc Man Cau Fo Su*）一書的翻譯和注釋，由譯務署署長若瑟·文森·喬治（José Vicente Jorge，又譯若澤·文森特·若熱）翻譯並提供給省政府]。<sup>④</sup>特別的是，這份文

<sup>①</sup> Han, Lili, and Nan Yang. “Remapping the Translation Policies in China: Contributions from Macau.” *Asian-Pacific Journal of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vol. 7, no. 1, 2022.

<sup>②</sup> 澳門檔案館藏，編號 MO/AH/AC/SA/01/01270 1892/05/10 - 1892/11/22。

<sup>③</sup> 澳門檔案館藏，編號 MO/AH/AC/SA/01/27123 1901/01/31 - 1901/07/30。

<sup>④</sup> 澳門檔案館藏，編號 MO/AH/AC/SA/01/04597 1914/07/13 - 1915/09/20。

件不僅證實了若瑟·文森·喬治在該部門的領導地位，還提供了一個例子，說明他在翻譯中國文學經典方面的能力（雖然筆者對此並不熟悉）。

(5) 由若瑟·文森·喬治 (José Vicente Jorge, 1914/10/21-1915/06/18) 翻譯的 “Regulations of his Majesty’s Colonial Service” 。<sup>①</sup>這份文件顯示，若瑟·文森·喬治不僅負責中文翻譯，還負責英文翻譯（我們可以預計，該局的大多數成員實際上都精通三種語言）。

(6) Fixação do preço das traduções de inglês, em \$2.00 por cada página dactilografada [ 英文翻譯定價為每頁 2 美元 ]。<sup>②</sup>直到今天，翻譯的報酬仍然很低，但如果按 1916 年的價值換算，每頁 2 美元的英葡翻譯似乎更合理。

(7) Assalariamento de um indivíduo para traduzir as cartas escritas em caracteres indianos, mediante a remuneração de \$5,00 mensais [ 翻譯用印度文字書寫的信件的个人薪酬，每月 5 美元 ]。<sup>③</sup>從這份文件中可以看出，翻譯並不局限於中文和英文，有時也需要翻譯其他語言的文字，在這種情況下，需要翻譯的是一種未指定的印度文字，而這種文字種類繁多。

(8) Notas da Comissão de Subsistências e da Repartição do Expediente Sínico, relativas à tradução de um aviso sobre a venda de arroz [ 糧食委員會和譯務署關於大米銷售公告翻譯的說明 ]。<sup>④</sup>從這份文件中可以看出，並非所有的翻譯都是服務於澳葡政府的情報目的，與現在的情況更接近的是，翻譯也需要服務於公眾公告，這裏指的是大米銷售。

(9) Ofício da Repartição Central dos Serviços de Fazenda à Repartição Técnica do Expediente Sínico, remetendo o anúncio sobre a arrematação do exclusivo do jogo de Fantan em Macau, para o feito da tradução em chinês. [ 中央財政局致澳門行政審批局技術辦公室的公函，轉發關於拍賣澳門獨家番攤的公告，以便翻譯成中文 ]。<sup>⑤</sup>政府公報雙語版刊登的官方公告也屬於這種模式。

## 五、第五階段：私人或商業翻譯

在官方翻譯之外，我們不應忽視的是，私人或商業翻譯在過去和現在都可能是一項更為廣泛的事業，尤其是當它涉及到商人和商業領域時。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克里奧爾化的英語（中國沿海英語）取代葡萄牙語成為中國沿海的通用語言一樣，典型的中國沿海買辦或貿易經紀人也是雙語使用者，他們走出了為廣東貿易服務的傳統定位，轉而為香港、上海和澳門的外國商行提供中介服務。

<sup>①</sup>澳門檔案館藏，編號 MO/AH/AC/SA/01/04722 1914/10/21 - 1915/06/18。

<sup>②</sup>澳門檔案館藏，編號 MO/AH/AC/SA/01/04896 1915/05/04 - 1916/02/07。

<sup>③</sup>澳門檔案館藏，編號 MO/AH/AC/SA/01/05882 1917/03/31 - 1917/05/17。

<sup>④</sup>澳門檔案館藏，編號 MO/AH/AC/SA/01/07536 1919/09/10 - 1919/10/15。

<sup>⑤</sup>澳門檔案館藏，編號 MO/AM/DA/010/06/1331939/09/30。

可以肯定的是，隨着包括澳門在內的主要城市地區出現大眾報刊，葡萄牙語和英語將獲得更多的印刷或語法固定性。眾所周知，澳門的報紙也為孫中山先生傳播共和思想提供了空間。這要歸功於土生葡人飛南弟（Francisco Hermenegildo Fernandes，1863 — 1923）對孫中山的支持，他是商務印字館（Tipografia Mercantil）的經營者，也是中文週刊《鏡海叢報》（1893 — 1895）和葡文報紙《澳門回聲報》（*Echo Macaense*，1893 — 1895 年出版 121 期；1896 — 1899 年出版 144 期）的發行人。<sup>①</sup>從 1896 年 4 月起，伯多祿（Pedro Nolasco da Silva）接管了《澳門回聲報》的編輯工作，但飛南弟於 1897 年 4 月恢復了這一職務。1899 年，政府下令關閉該報，說是因該報批評政府。時至今日，澳門仍有私人翻譯公司提供從中文、日文、韓文到歐洲語言的翻譯服務。

### （一）現代中文譯本

近代最早翻譯成中文的與澳門相關的作品可能是博克塞（Charles Boxer）的《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sup>②</sup>另一本是龍斯泰（Anders Lungstedt）的《早期澳門史》；<sup>③</sup>還有一本譯成中文的“經典”是徐薩斯（C. A. Montalto de Jesus）的《歷史上的澳門》（*Historic Macao*）。<sup>④</sup>有關澳門的譯著包括（可能有疏漏之處）：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的 *Cronologia da História de Macau (16th-18th Century)* 被譯成《澳門編年史》；<sup>⑤</sup>鄭妙冰（Christina Miu Bing Cheng）的 *Macau: A Cultural Janus* 被譯成《澳門：殖民滄桑中的文化雙面神》；<sup>⑥</sup>筆者的 *Encountering Macau: A Portuguese City-State on the Periphery of China, 1557-1999* 被譯成《澳門史 1557—1999》。<sup>⑦</sup>除了少量書籍外，中方在翻譯文獻集方面也更為積極，例如金國平編譯的《西方澳門史料選萃：15—16 世紀》（*Selections of Western Historical Documents on Macau: 15th to 16th Centuries*）。<sup>⑧</sup>

我們也不應忽視，澳門的文學和學術翻譯經常是會議、研討會和其他場合的產物，其成果在報紙和期刊上發表，近幾十年來還在網上發表，其中一個例子是《澳門研究》（*Journal of Macau Studies*），中外文版的《文化雜誌》雖然不一定刊出翻譯作品，但它繼承了澳門多語種出版的悠久傳統。以上有關中文譯本的資料並不詳盡，還需要更多的研究，但我們

<sup>①</sup> Guedes, João. “Sun Iat Sen: Macau e a Revolução.” *Review of Culture*, vol. 16, 1991, pp. 63-95.

<sup>②</sup> Boxer, Charles R. *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53, reprinted by Beijing: Chinese Publishing House, 1990.

<sup>③</sup> Lungstedt, Anders. *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Mission in China*. Boston: Munroe & Co., 1836; (瑞典) 龍思泰 (Anders Lungstedt) 著; 吳義雄等譯: 《早期澳門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 年。

<sup>④</sup> Montalto de Jesus, C. A. *Historic Macao*. Hong Kong: Cassell and Company, Ltd., 1902; (葡) 徐薩斯 (C. A. Montalto de Jesus) 著; 黃鴻釗、李保平譯: 《歷史上的澳門》，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 年。

<sup>⑤</sup> Basto da Silva, Beatriz. *Cronologia da História de 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1992-1995; (葡) 施白蒂 (Beatriz Basto da Silva); 小雨譯: 《澳門編年史》，澳門：澳門基金會，1995 年。

<sup>⑥</sup> Cheng, Christina Miu Bing. *Macau: A Cultural Janu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9; 鄭妙冰: 《澳門：殖民滄桑中的文化雙面神》，香港：香港明報出版社，2004 年。

<sup>⑦</sup> Gunn, Geoffrey C. *Ao Encontro de Macau: Uma Cidade-estado Portuguesa na Periferia da China, 1557-1999*. Translated by José António N. de Sousa Tavares, Comissão Territorial de Macau para as Comemorações dos Descobrimientos Portugueses/Fundação Macau, 1998; (澳) 杰弗里·C·岡恩 (Geoffrey C. Gunn), 秦傳安譯: 《澳門史：1557 — 1999》，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 年。

<sup>⑧</sup> 金國平編譯: 《西方澳門史料選粹：15 — 16 世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 年。

不應忽視的是，用葡萄牙語寫作的記者也有許多作品在當地被翻譯成了中文。關於圖書翻譯的另一個事實是，這些翻譯的倡議有時來自內地，有時來自本地，有時只是商業行為。

## （二）從中文翻譯成葡萄牙文和／或英文

被譯成歐洲語言的有關澳門的中文書籍、著作或文件彙編相對較少。正如普塔克（Roderich Ptak）在回歸前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所說：“在所有已出版的中文資料中，只有一小部分被翻譯成葡萄牙語、法語、德語或英語。”<sup>①</sup>普塔克當時正在進行翻譯葡萄牙檔案中所發現的中文文獻這一重要工作，他特別提到了高美士（Luís Gonzaga Gomes）<sup>②</sup>以及伯希和（Paul Pelliot）分別撰寫的《澳門記略》和《明史》中關於“澳蕃”的章節及其葡文和法文版本。

湯開建撰寫了 *Setting off from Macau: Essays on Jesuit History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一書，試圖調和中外文獻，該書追溯了明末清初天主教在中國大陸的傳播，其中有幾章介紹了澳門的日本基督徒、天主教和耶穌會的時鐘外交。他認為學者們應雙腳紮根於中國文獻和西方文獻。<sup>③</sup>這一點值得稱讚，但西方文獻有多種語言版本，而且幾百年來的文獻在語言、存檔和文獻的可獲取性方面參差不齊。在許多時期和許多研究中，中文文獻與非中文文獻之間存在着不平衡。從范岱克（Paul Van Dyke）對廣州貿易的各種研究中，我們可以瞭解到，記錄交易最多的是西方商人，中國方面的文獻存世量很少。<sup>④</sup>撇開國民黨的文獻不談，關於澳門戰爭年代最有力的資料來源恰恰是葡萄牙語和英語。有關澳門文革時期的中文文獻不多。我們可以從議事會的文獻中瞭解到澳門公共行政文件是用葡萄牙文記錄的。

歷史文獻的翻譯如此之多，但當代學術界卻因缺乏翻譯而失去了許多東西。其中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外是《華僑報》以中英文對照的形式出版的巨著，即黃漢強（Hon Keong Wong）著和黃偉文（Wei-Wen Huang）譯的《澳門經濟》。<sup>⑤</sup>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這是一部商業作品，而不是政府作品。對於研究澳門歷史的學生來說，1996 出版費成康的著作《澳門四百年》英文譯本尤為重要。<sup>⑥</sup>值得注意的是，吳志良的著作和論文被翻譯成葡萄牙文，書名為 *Segredos da Sobrevivência: História Política de Macau*（《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sup>⑦</sup>這是一部全面的歷史，也是第一部由受過內地教育的學者利用葡萄牙檔案資料撰寫的歷史。

<sup>①</sup> Ptak, Roderich. “Chinese Documents in Portuguese Archives: Jottings on Three Texts Found in the Arquivo Histórico Ultramarino, Lisbon.”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vol. 149, no. 1, 1999, pp. 173-90.

<sup>②</sup> Tcheong, Ü-Lâm, Ian-Kuong-Iâm. *Monografia de Macau*（《澳門記略》）。Translated by Luís Gonzaga Gomes, Imprensa Nacional, 1950.

<sup>③</sup> Tang, Kajian. *Setting off from Macau: Essays on Jesuit History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rill, 2016, p. 2.

<sup>④</sup> Van Dyke, Paul A. *The Canton Trade: 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 1700-1845*.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Van Dyke, Paul A. *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 Politics and Strategies in Eighteenth Century Trade*.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sup>⑤</sup> 黃漢強著；黃偉文譯：《澳門經濟》，澳門：澳門華僑報，1988年。

<sup>⑥</sup> 費成康：《澳門四百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本著於1996年再版。

<sup>⑦</sup> Wu, Zhiliang. *Segredos da Sobrevivência: História Política de Macau*（《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Associação de Educação de Adultos de Macau, 1999.

譯者很少得到認可——在日本和其他國家也是如此，這種情況應該得到糾正。糾正之後，我們應該可以看到更多的譯著。毫無疑問，經典文獻的翻譯仍將是臨時性的。因此，有必要確定與澳門有關的、值得翻譯的具體中文文獻目錄（反之亦然，確定用西方語言撰寫的有關澳門的具體文獻），以便翻譯成中文。儘管如此，翻譯項目仍有可能像以往一樣，在得到機構支持的同時，也要依靠商業企業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 六、最後階段：澳門回歸後

毫無疑問，澳門的官方翻譯政策將繼續根據《澳門基本法》和行政管理的需要而變化，我們可以注意到，即使在《澳門基本法》之外，英語也獲得了迄今為止未被賦予的非官方地位。儘管如此，迎接回歸和籌備草擬《澳門基本法》實際上歷時十年。戰後幾十年，中文學校幾乎奄奄一息，我們從一份題為“翻譯文本的困難”（*Dificuldades na Tradução de Textos*）的行政文件中可看出當時高層官方翻譯時遇到相關問題。<sup>①</sup>當然，翻譯中的問題是長期存在的，現在依然如此，但到了 20 世紀 60 年代，翻譯技能可能不是在提高，而是在下滑。這很難說。毫無疑問，1966—1967 年圍繞文化大革命發生的事件等政治危機讓翻譯工作受限，因此個人在這個階段發揮了重要作用。不過，在翻譯政策發生制度性變化之前，我們可能還需要十年的時間。

正如韓麗麗等所解釋的，根據 1976 年 10 月 30 日第 47/76/M 號法令，譯學館改制為專科學校。儘管如此，該校仍嚴格遵循其傳統，即以“葡語為母語的澳門人”為主。不過，除了原有的中文和國學教學外，“中葡口筆譯技能”科目被正式納入其中。這也是澳門首次在課程中正式引入口譯和筆譯技能。<sup>②</sup>

十年後的 1986 年，第 183/86/M 號訓令通過了華務司技術學校（*Escola Técnica da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Assuntos Chineses*）章程。這一次，招生和教學模式發生了重大變化。同時，在澳門首次引入了雙向翻譯培訓模式，即從葡文到中文，再從中文到葡文。<sup>③</sup>

此時，澳葡當局已將目光投向當地語系化，將葡萄牙語納入《澳門基本法》中，並與中國當局合作，確保平穩過渡。一份名為“內地草委訪澳團與法律界人士座談會（同聲傳譯）”的行政文件揭示了這一點。<sup>④</sup>從這份資料可以看出，並不是所有的翻譯都像轉錄一樣在紙上進行，但高水平的同聲傳譯一直都很受歡迎，尤其是在法律領域和會議上。

中葡官員在《澳門基本法》通過前進行的談判是一個特別的研究領域，但我們也應注意到葡方特別重視使葡文與中文一起得到官方承認，討論的重點也是繼續使用葡文進行廣

<sup>①</sup>澳門檔案館藏，編號 MO/AH/AC/SA/01/22534 1963/05/18 - 1963/05/20。

<sup>②</sup> Han, Lili, and Nan Yang. “Remapping the Translation Policies in China: Contributions from Macau.” *Asian-Pacific Journal of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vol. 7, no. 1, 2022.

<sup>③</sup> Han, Lili, and Nan Yang. “Remapping the Translation Policies in China: Contributions from Macau.” *Asian-Pacific Journal of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vol. 7, no. 1, 2022.

<sup>④</sup>澳門檔案館藏，編號 MO/AH/APLBM/07/144/014 1991/09/16。

播（電台和電視）。<sup>①</sup>作為未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小憲法，《澳門基本法》於1993年3月31日由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並由江澤民主席頒佈，取代了《澳門組織章程》。它於1999年12月20日，即主權移交之日生效。根據《澳門基本法》第9條，“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葡文，葡文也是正式語言”。

1999年12月13日，即回歸前一周，澳門總督頒佈了第101/99/M號法令，重申中文和葡文都是澳門的正式語言，兩者具有“同等尊嚴”，其目的是“確保這兩種語文完全平等地並存及使用”。雖然沒有明確指出粵語，但中文在回歸後正式成為澳門官方語言是事實。葡文繼續在官方場合使用，如立法會辯論、新聞發佈會、行政長官施政報告，以及其他教育、法律事務、媒體、機構和行政事務等。澳門電台（TDM）的葡語廣播也符合這一規定。雖然在官方層面上，葡文和中文的雙重模式可能是正確的，但人們的現實情況可能是傾向於使用中文。即便如此，正如一些學者指出的那樣，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的平台，“使葡萄牙語在整個澳門歷史上佔據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sup>②</sup>這可能略顯誇張，但現在澳門學習葡萄牙語的學生人數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這也是事實。對於未來幾十年澳門將如何發展多語制，還有許多問題有待研究，但重要的是要瞭解幾個世紀以來官方和非官方層面的翻譯是如何演變的。

## 七、結論

### （一）作為文化交流的翻譯

如果我們認為翻譯僅僅是文化交流，那麼這可能是老生常談。然而，正如澳門的案例所揭示的那樣，可能是由於拉丁化語言與漢語言在語言文化上的差距，以及漢語學習者所面臨的書面和口頭用語可能不一致的困難，這就需要非常深入的文化沉浸。這似乎正是早期天主教傳教士的特點，他們中的許多人在中國被視為新知識的傳播者，反過來，他們又深入到中國文明之中。對他們來說，翻譯就是知識的生產（與他們的宗教皈依使命並行不悖）。但是，對於首批抵達中國沿海的商人來說，面對面的口語交流更為瑣碎，葡萄牙方面的譯者和語言學家作為口譯員則更為重要，他們對商人、船長、士兵等至關重要。

### （二）澳門作為“第三空間”

除了嚴格意義上的官方翻譯之外，本文還將澳門視為“第三空間”（third space）或“另一種文化”、“聯繫區”、“多地點”或“中間地帶”，甚至是以“混合”和“斷裂與連接”為特徵的“旅行前沿”（travel frontier）。這也是一個“移民社群和反移民社群”相互衝突和互動的地方。文化經紀人、“調和人”，尤其是一系列社會理論家所描述的強大的多

<sup>①</sup> Mendes, Carmen Amado. *Portugal, China and the Macau Negotiations, 1986-1999*.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sup>②</sup> Han, Lili, and Nan Yang. “Remapping the Translation Policies in China: Contributions from Macau.” *Asian-Pacific Journal of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vol. 7, no. 1, 2022.

技能和訓練有素的翻譯者，紛紛進入這一空間。因此，毫不奇怪，尤其是到了 19 世紀末，澳門的精英們在翻譯領域為自己開闢了一個特殊的天地，就像葡萄牙語在官方世界仍然是一種特權語言一樣。

### （三）作為工具的翻譯——國家賦權

正如本文所述，從 19 世紀一直到 20 世紀，雖然知識交流可能仍然是文人、詩人和像印刷工湯姆森這樣的少數人物感興趣的事情，但在亞馬留（Joã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事件之後的新環境中，葡萄牙試圖效仿歐洲列強對中國施加條約義務，因此，翻譯作為國家外交工具獲得了第二春。葡萄牙與清朝官員就邊界、海關事務、管轄權等問題進行了更激烈的談判，因此建立翻譯部門的必要性變得更加迫切。如前所述，這一趨勢也促使 1915 年為合資格的葡萄牙人和澳門人創辦了一所中文翻譯學校——譯學館。雖然由於篇幅有限，無法在此進行討論，但另一方面，到 20 世紀頭幾十年，越來越多的中國學生進入澳門的現代學校系統，其中許多人成為中葡雙語者，還有一些人成為多語者，如果他們進入商業世界，還會掌握英語。

### （四）作為知識生產的翻譯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知識來源於世界或經驗，並通過實踐來檢驗；而經驗論者則認為，知識來源於感官或天生就存在於心智之中。確實，正如所展示的，澳門的知識網絡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不斷演變，無論是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內還是外，都在發生着變化。我們考慮了不同的階段或時期，並且意識到耶穌會的知識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知識並不同步。20 世紀的學校教育也代表了現代性時代、民族覺醒、全球意識和愛國憤慨中的一次新飛躍，特別是在中國抗擊日本侵略的民族抗戰中。進入 21 世紀，翻譯仍然為滿足《澳門基本法》中規定的官方要求而存在。同樣，無論是私人還是商業層面，西方文學作品的翻譯或者從中文翻譯到其他語言，都在新的數位時代即時通信背景下，為學術及其他知識網絡提供了滋養。

〔責任編輯 陳超敏〕

〔校對 何仲佳〕